

# 假牛布衣



# 假牛布衣

——儒林外史——

改编 吴其柔  
绘画 徐正平



keyebl 制作

# 内 容 提 要

清代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，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部伟大的反封建的现实主义名著。这本连环画就是节取其中一段改编的。

故事描写有个贫家少年牛浦，不爱劳动，一心要往上爬，为了结交官府老爷，不惜冒了已死名士牛布衣的名，到处招摇撞骗。后来真牛布衣的老婆寻上门来，向他要丈夫，两人吵到县衙，闹出了个大笑话。

在我国封建社会里，有些所谓“名士”，其实都是些既不高明，又无才学的读书人。他们学会诌几句诗，冒称“风雅”，或者奔走权贵之门，混口饭吃，骗点银子用。作品通过牛布衣，对这班人的无耻行为给予辛辣的讽刺。



(1) 明朝时候，芜湖浮桥口有一个青年叫牛浦，父母很早就去世了，跟着七十多岁老祖父开了个小香烛店过日子。



(2) 这一天，牛老翻阅帐簿，发现店里存货不多，帐上挂欠的倒不少，就打发牛浦去讨除帐。



(3) 牛浦带着经折经过一个学堂，听见里面朗朗的读书声，不禁住了脚步。



(4) 原来他幼年也识得几个字，后来因生活困难无力继续读书，在家帮做生意，心里却羡慕读书人有出息，不但可以升官发财还可以结交官场朋友。他听着听着，越发把心事勾引上来了。



(5) 他转而一想：我何不偷几个钱也买本书来读？想到这时，心里顿时开朗起来。






(6) 牛浦跑了一下午，讨回六十文欠帐，随即买了一本唐诗揣在怀里；又自留了四十文，把剩下的十文交给牛老。牛老还当只讨回这个数目，心里非常懊恼。



(7) 牛老年纪大了，喜欢早睡，牛浦等他睡下后，悄悄把门掩上，带了唐诗到前街甘露庵里去。



(8) 到了庵里，他借着韦驮前面挂的琉璃灯光，便念起唐诗来，碰到好些疑难字句，他也不管，摇头摆脑只顾一知半解地念下去。



你这小伙子这样肯上进，真是难能可贵。我这殿上有张桌子，又有盏灯挂儿，你到那儿去念，比这里更快些。

(9) 他一连去好几天，庵里的老和尚见了心里暗自奇怪，忍不住问起他的来历。牛浦很乖巧，马上和老和尚攀谈。老和尚很怜惜他，因这里灯光不亮，就叫他到大殿去读书。



老师有什么诗，何不与我看看？

我还有两本诗稿，包你一看就喜欢。

(10) 从此牛浦在殿上读书，每晚要到三更天。老和尚见他喜欢念诗，因而想把上月在庵里死去的名士牛布衣留下的两本诗稿送给他。



(11) 又过了些时，老和尚下乡去念经，好几日不回来，殿上托牛浦照管。这天晚上，牛浦想到老和尚讲的两本诗稿，心想：“三讨不如一偷。”就把老和尚的门弄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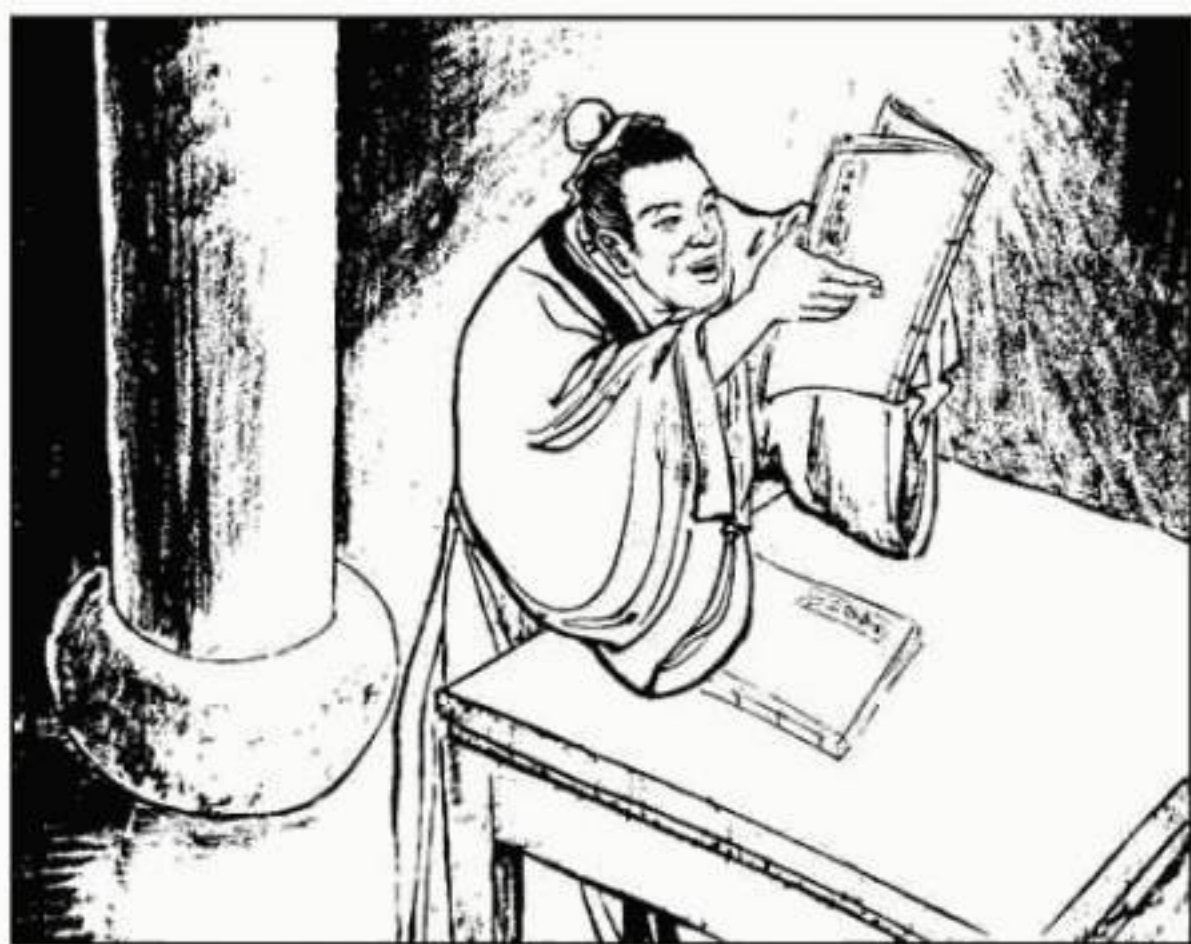


(12) 他进了房间，到处翻寻也不见诗稿；又寻到床上，寻着一个枕箱，却有一把铜锁锁着。



(13) 牛浦猜想，诗稿一定在里面，就又设法把锁弄开了。果然里面有两本锦面线装的书，上写“牛布衣诗稿”。牛浦一见大喜。





(14) 他把枕箱锁好，房门也照样弄好了，将这两本诗稿拿到灯下一看，不觉眉开眼笑，手舞足蹈起来。原来他平日读的是唐诗，文理深奥，不易看懂；这个是时人的诗，一看竟有五六分懂得。



(15) 他又见上面写了好多名字，有的是当朝宰相，有的是本县县官，不由得想：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，并不要进学、中举，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，何等荣耀！



(16) 转而又想：“他这个姓牛，我也姓牛，我只要刻两方印来印在上面，这两本诗不就算我的了？我从今就号做牛布衣，怕怎的？”他越想越得意，几乎笑出声来。



(17) 牛浦喜了一夜，第二天，又在店里偷了几十文钱，来吉祥寺旁一家刻字店里，找郭铁笔刻两方印。



(18) 牛浦把姓名写出后，郭铁笔接过一看，见那上面写着“牛布衣”三个字，不觉一惊，重新把牛浦上下打量了一番。



(19) 郭铁笔慌忙出柜台来重新与牛浦作揖，说道：“久闻有位名士牛布衣住甘露庵，结交的都是大官，轻易不肯会人，不想在此幸会，失敬，失敬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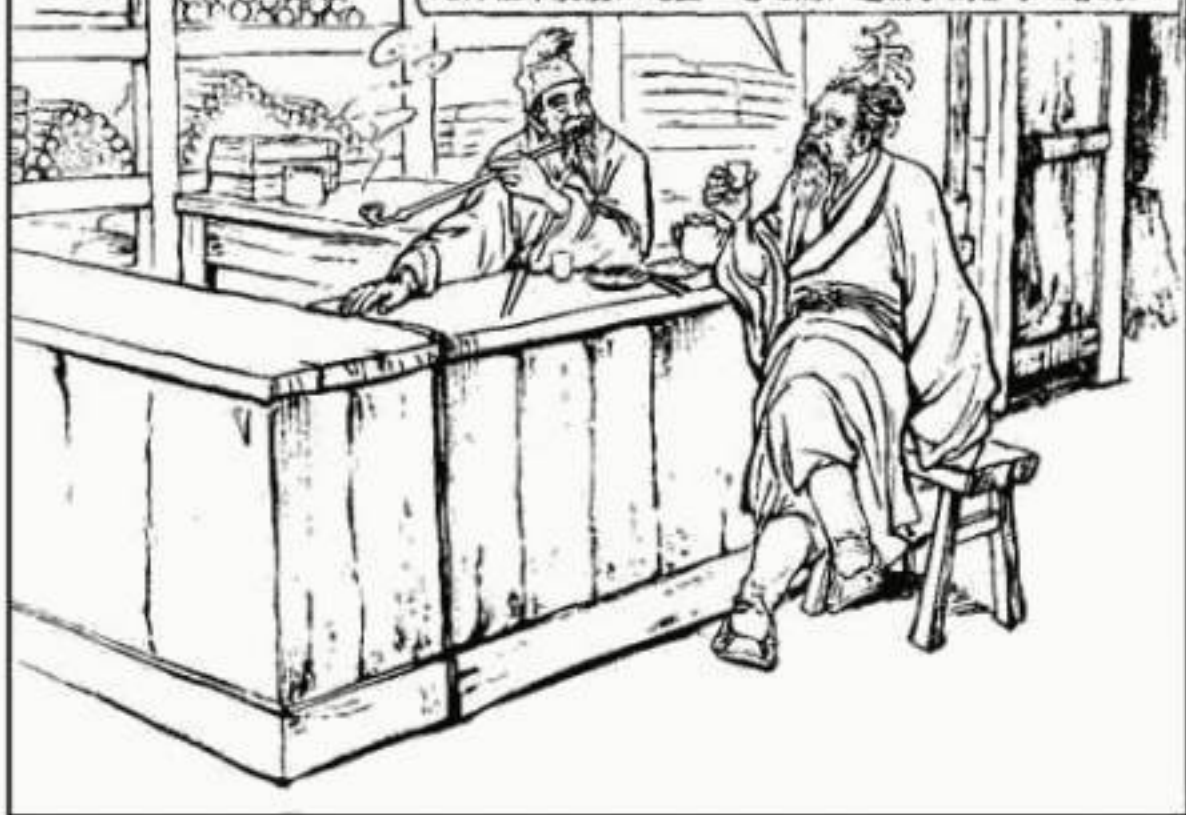
(20) 牛浦想不到牛布衣的名气竟这般大，心里又惊又喜；再听郭铁笔说要来庵里来拜访他，怕被郭铁笔看出破绽，就扯了个谎。



(21) 且说牛老每天见牛浦出外讨帐，总要到三更半夜才回，说他好几次也不听，又不知他在外胡闹些什么，要想替他娶房媳妇，又没有钱，心里又气又急。



我有一个外孙子，从小在我这里长大，今年十九岁了，你若不嫌弃，就给你做引媳妇。你我爱亲做亲，只要做几件粗布衣裳，况且一墙之隔，连轿子钱都可以省的。



(22) 恰好隔壁开米店的卜老爹走过来，牛老因和他要好，便把心事告诉了他。卜老爹听后，想了一下，就把他的打算说了出来。





(24) 牛老满心欢喜，当晚牛浦回家，就把卜老爹说的亲事对他讲了。牛浦嘴上不说，心里却非常高兴。



(25) 牛浦部见过那姑娘一面，早就叹美她的品貌，不想现在竟成了事实，喜得一夜没有入睡。



(26) 到了喜日，两家忙忙碌碌，邻居把新娘子搀了过来，在房里拜过花烛。从此，牛家嫡亲三口儿度日。



(27) 牛浦为了娶亲，好些时不到庵里去。这天，出去讨账，顺路往庵里走走，见三四个官差打扮的人坐在那里，怕得不敢进去。老和尚一眼望见，慌忙向他招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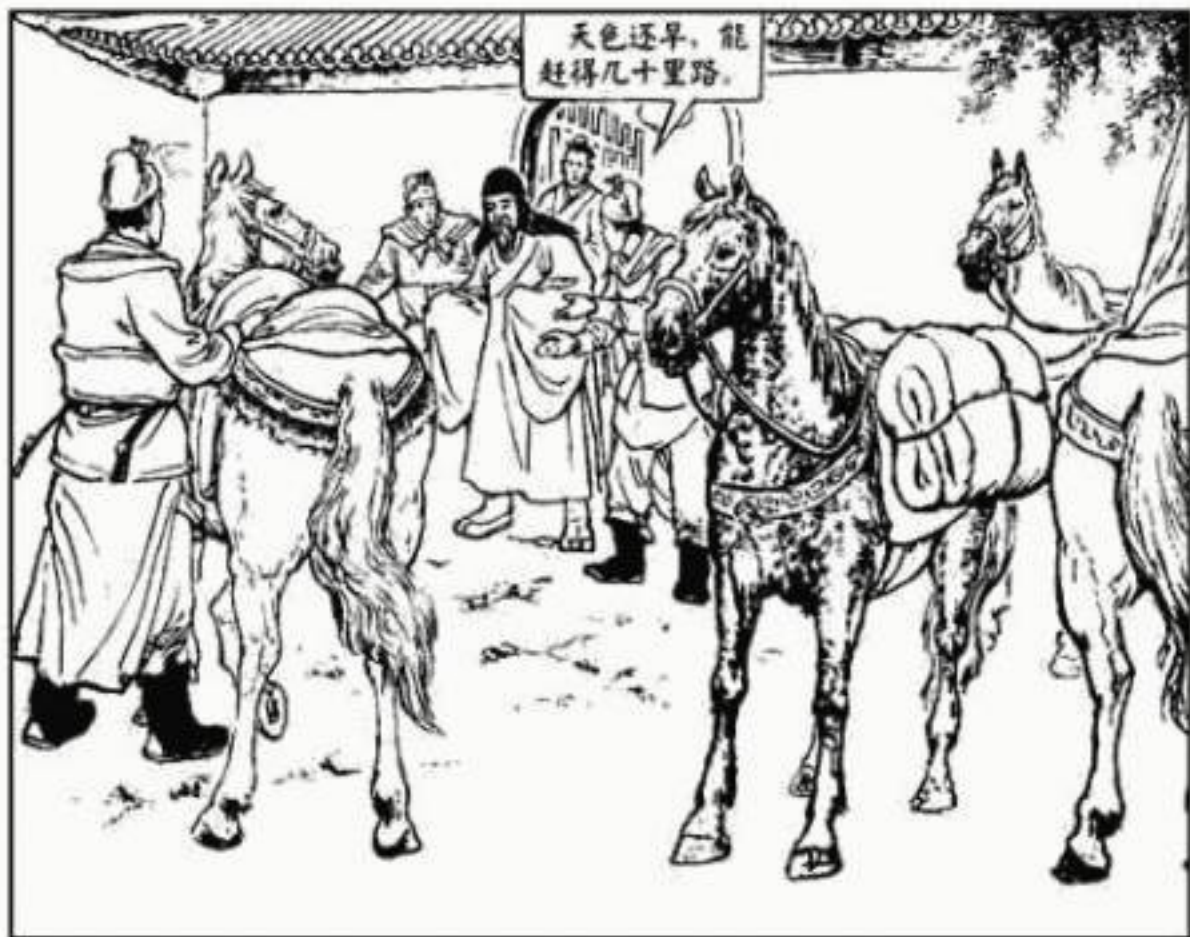
京里齐大人持地打发人采请我到报国寺去做方丈。我本不愿去，因上月有个牛布衣死在这里，他有个朋友在京，我想请他的朋友把他灵柩弄回去。我前次说的诗就是他的。

老师父，你到哪儿去？



(28) 牛浦大着胆子走了进去，见和尚已经将行李收拾停当，很是奇怪。

天色还早，能  
赶得几十里路。



(29) 牛浦正要问话，外面几个差人走进来，有的搬行李，有的簇拥老和尚上了马。





(30) 牛浦跟了出来，老和尚的话还没说完，那一群马，泼刺刺的，如飞一般地去了。



(31) 牛浦见老和尚已去，心想：无人作证，我何不就认做牛布衣？就取了一张红纸，写下“牛布衣寓内”五个字，贴在庵墙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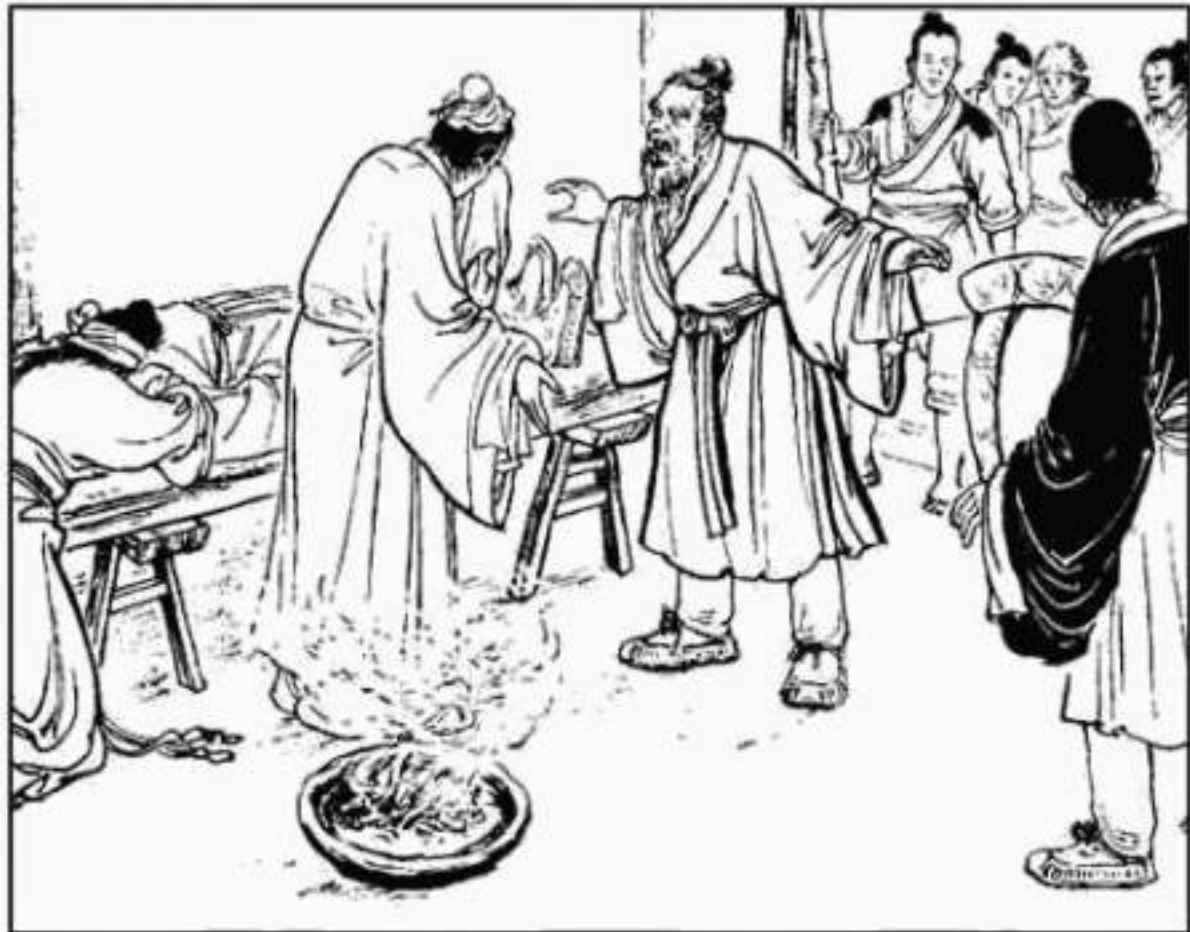
(32) 从此，牛浦借着讨帐为名，成日和郭铁笔等鬼混在一起，店里的生意越发不管，连讨来的帐款也被他在外吃喝掉了。



(33) 过了一个月，牛老把帐一盘，见欠帐上欠的也有限了。每日卖不上几十文钱，又都是柴米上支销去了，本钱已是十去其七，气得眼睁睁的说不出话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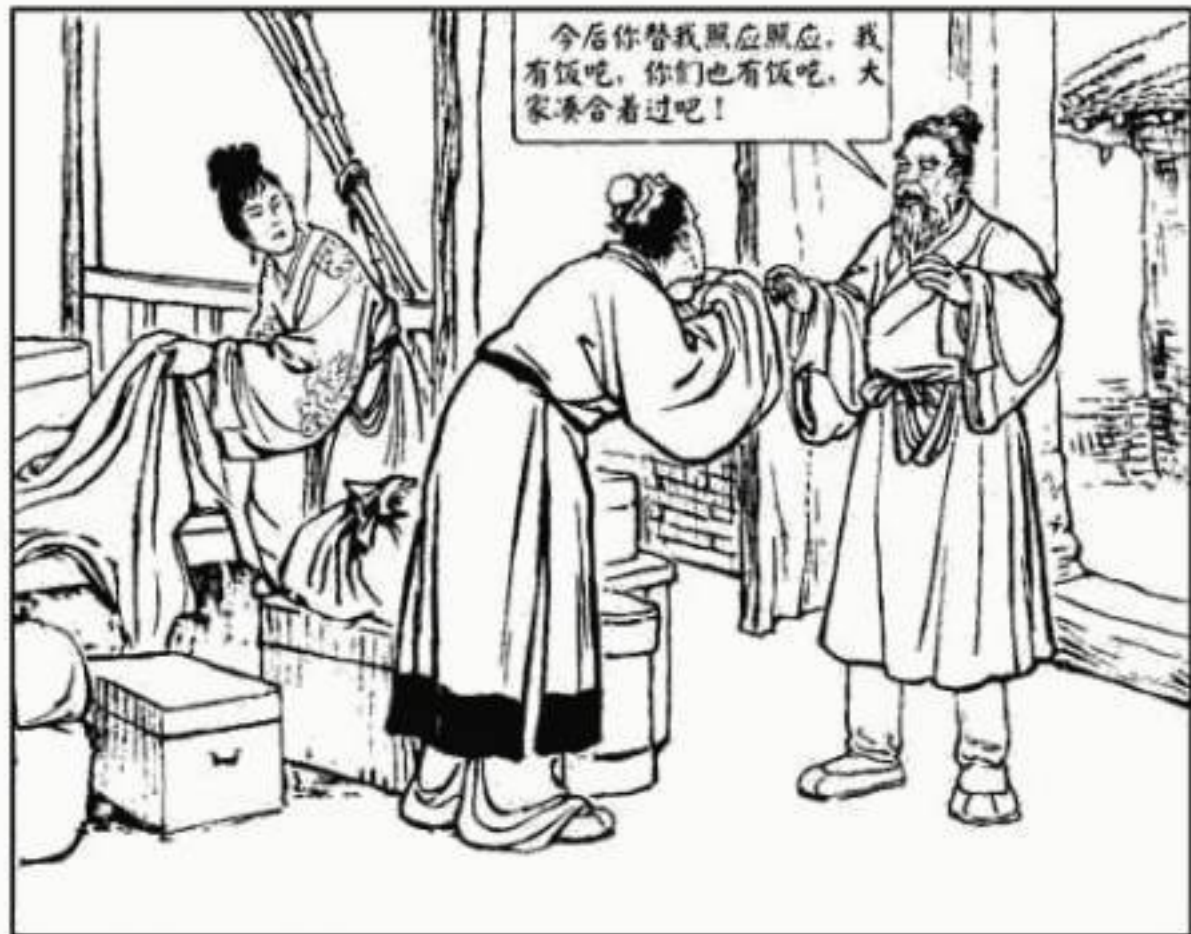


(34) 好不容易等到牛浦回来，问他钱到哪里去了？牛浦口里只管“仄仄平平”胡扯一通，牛老直气得发抖。



(35) 牛老这一气竟成了病，不到十天工夫，就死去了。牛浦只晓得哭，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幸亏卜老爹过来相帮，赊了一具棺木，把牛老入了殓。

今后你替我照应照应，我有饭吃，你们也有饭吃，大家凑合着过吧！



(36) 办完丧事，又亏卜老爹代还了债。卜老爹见牛浦无法生活，就在家晨腾出一间空屋，让牛浦和自己外孙女搬去同住。




(37) 牛浦自搬到卜家后，起初还相帮他们做做生意，日子一久，老毛病又犯了，成天在外面鬼混，不到吃饭时候不回家。卜老爹的大儿子卜信、二儿子卜诚着实讨厌他，不过碍着老爹的面子，不好发作。





(38) 半年后，卜老爹也去世了。这天牛浦走到甘露庵，开了门，只见地上有张贴子，看样子是从门缝里塞进来的。



小弟董瑛，在京师会试，于冯琢庵年兄处，得读大作，渴欲一睹。明早请稍留片刻，以便讨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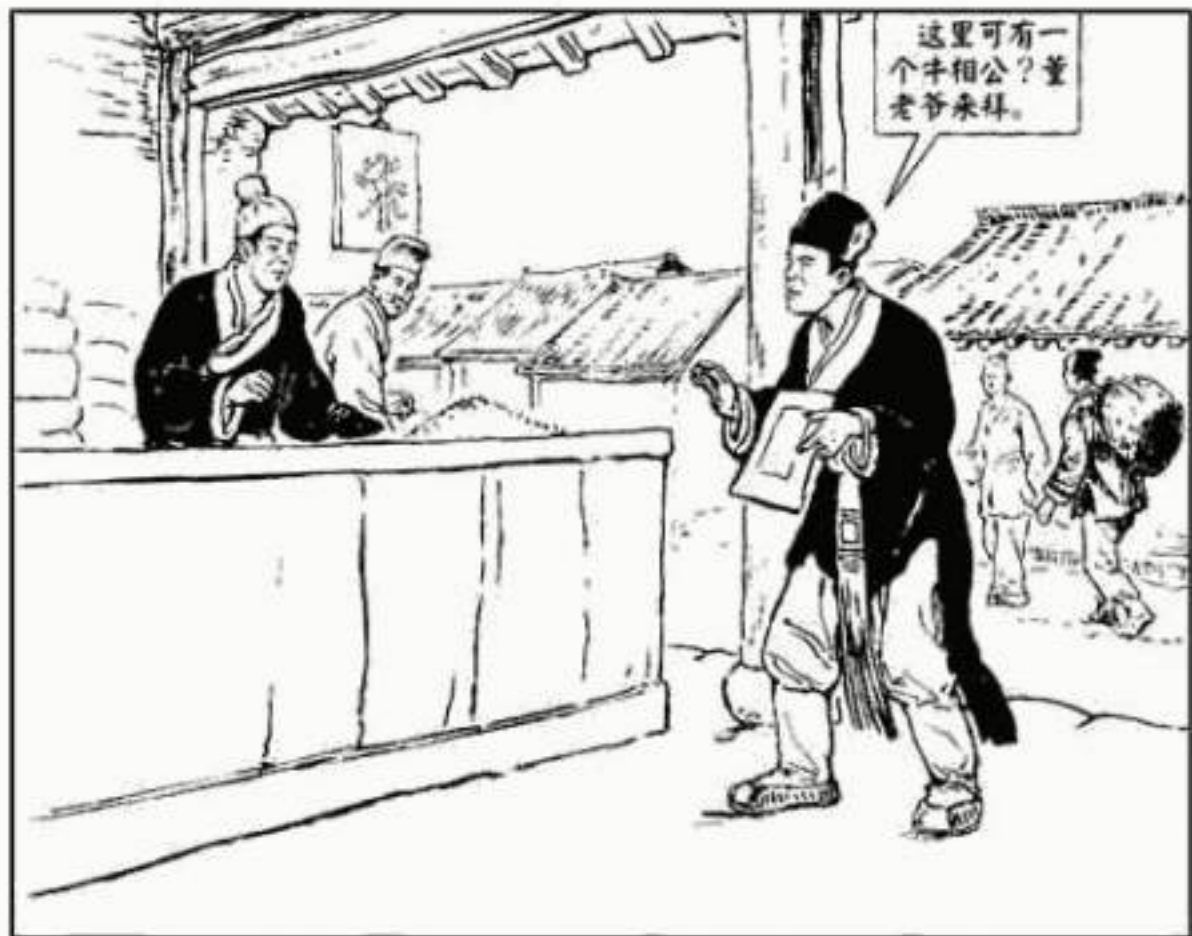
(39) 牛浦忙捡起来看，摇头晃脑地读了几遍，知道是写给那个牛布衣的。心想：这人既在京会试，一定是个老爷，难得有这样好的机会和他相识，我就冒充牛布衣好了。



(40) 他又想：“这董瑛既是个老爷，就叫他到卜家来会我，也好替我装装面子，吓一吓卜家弟兄两个。”主意打定，就写了一个帖子，贴在庵墙上。



(41) 牛浦兴冲冲回到家里，就和卜信、卜诚说，明日有官来拜望，叫他们帮忙把家里收拾一下。卜信、卜诚是做生意的人，从未见过官，听说有官来，也觉得欢喜。



(42) 第二天一早，卜信果然把客座里打扫干净。直到早饭时候，一个青衣人，手持红帖，一路问了过来。



(43) 牛浦慌忙走出来，见轿子已停在门口，一个头戴纱帽，身穿浅蓝色缎圆领，约有三十多岁的人走出轿来，知道那人就是董瑛，不敢怠慢，忙迎了上去。



(44) 按照董瑛原来的推测，牛布衣至少是四五十岁的人了，今天见面，想不到还是这等年轻，心里更加敬佩。牛浦怕他看出破绽，也含糊其词，客气了一番。



(45) 两人分宾主坐下。牛浦并不认识冯琢庵，怕董瑛再提起他，捏着一把汗；幸而董瑛不再提，才放下心来。这时卜诚捧着两杯茶，因不知官场规矩，从上面走了下来。





(46) 牛浦怕董瑛见笑，小看了自己，忙上前打了一躬，向董瑛道歉。



(47) 卜诚听了这话，气得连脖子都红了，又不好发作，只得接了茶盘，嘟着嘴进去。



(48) 董瑛因为急于要开船，坐了一会，告辞了。牛浦恭恭敬敬地送到门外。



(49) 等到牛浦回来，卜信、卜诚都责怪他，不该当着老爷的面耻笑他们。牛浦已得意忘形，哪里把舅丈人放在眼里，反而和他们顶起嘴来。



(50) 牛浦一听卜信说不稀罕，故意板起面孔威吓他们，要送他们到县里去打板子。卜信、卜诚齐声叫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！”当下，两个人就扯着牛浦走出门去。



(51) 三个人拉拉扯扯来到县衙门，恰好遇着郭铁笔，问他们干什么。卜信气得把牛浦怎样忘恩负义，怎样在外人前耻笑他们，还要送他们到县里打板子的事数说了一遍。郭铁笔听了，也说牛浦的不是。



(52) 郭铁笔再三把他们劝到茶馆里坐下。卜信、卜诚都是老实人，平日已看不惯牛浦的行为，今天恰好又发生这件事，就当着郭铁笔的面提出，要牛浦搬出去住。牛浦心里虽是很吃惊，嘴上却不服输。



(53) 当晚，牛浦也不告诉妻子一声，赌气拿了一床被，就搬到甘露庵里去住。





(54) 没有吃用的钱，就把老和尚的钵盂卖了。半个月后，庵里的零星用具，都被他变卖一空。



(55) 这天，牛浦身上又没钱了，心里不免着急起来。他猛然想起董瑛在安东做知县，我何不寻他去？主意打定，就把香炉蜡台都卖掉作盘川，搭上了去南京的江船。



(56) 他到了南京，在下关船上认识了一个叫牛玉圃的，据说是到扬州盐商万雪斋家去。牛浦见他举止阔绰，十分羡慕，竟和他祖孙相认。牛玉圃要带他同去扬州。牛浦求之不得，马上答应了。



(57) 到了扬州后，牛浦见万雪斋又比牛玉圃阔万倍，就一心想依附万雪斋。无奈牛玉圃不让他单独和万雪斋见面，于是他用个挑拨离间计，使他们闹翻了。



(58) 牛玉圃恨透了牛浦，就乘牛浦和他同船回镇江时，在半路上把牛浦毒打一顿，然后把他掳到岸上，自己开船而去。



(59) 牛浦被打得几乎昏过去，幸亏有一只到安东的船经过，才把他救了起来。船上的黄客人听他说是到安东董知县那儿去的，待他更加客气。



(60) 到了安东，黄客人替牛浦添置了一些衣帽。牛浦问明了去县衙的路径，就去拜见董知县。



(61) 董知县见了他，果然十分喜欢，要留他住在衙门里，早晚好请教。牛浦怕被董知县识破，就说：“晚生有个亲戚就在贵县，还是住在他那里便当些。”





(62) 董知县不再强留，又看出他境遇不宽，叫家人捧出二十两银子送给他。牛浦又惊又喜，假意客气了一下，才收下来。



(63) 牛浦回到黄客人家，把遇见知县的情形尽情吹了一番。黄客人见他果然与知县要好，更加敬重他。



(64) 黄客人想：这位牛浦既认识董知县，足见来头不小；年纪又是这般轻，和自己的四女儿正好相配，若能和他结亲，岂不是可以光耀门庭？



(65) 他又怕牛浦已娶亲，当晚，就办了一桌酒请牛浦。席间，探问牛浦有没有嫁着。牛浦看出他的心思，就撒了个谎。



(66) 黄客人大喜，就把他的打算说出来，牛浦马上跪着认了丈人。



(67) 隔不了几天，牛浦就和黄客人的女儿结了婚。从此在安东过快活日子，把弃在卜家的前妻，忘记得干干净净。



(68) 黄客人把门面一带三四间屋都与他住。他在门口挂了个招牌，上面写着“牛布衣代做诗文”。自此来求他做诗文的络绎不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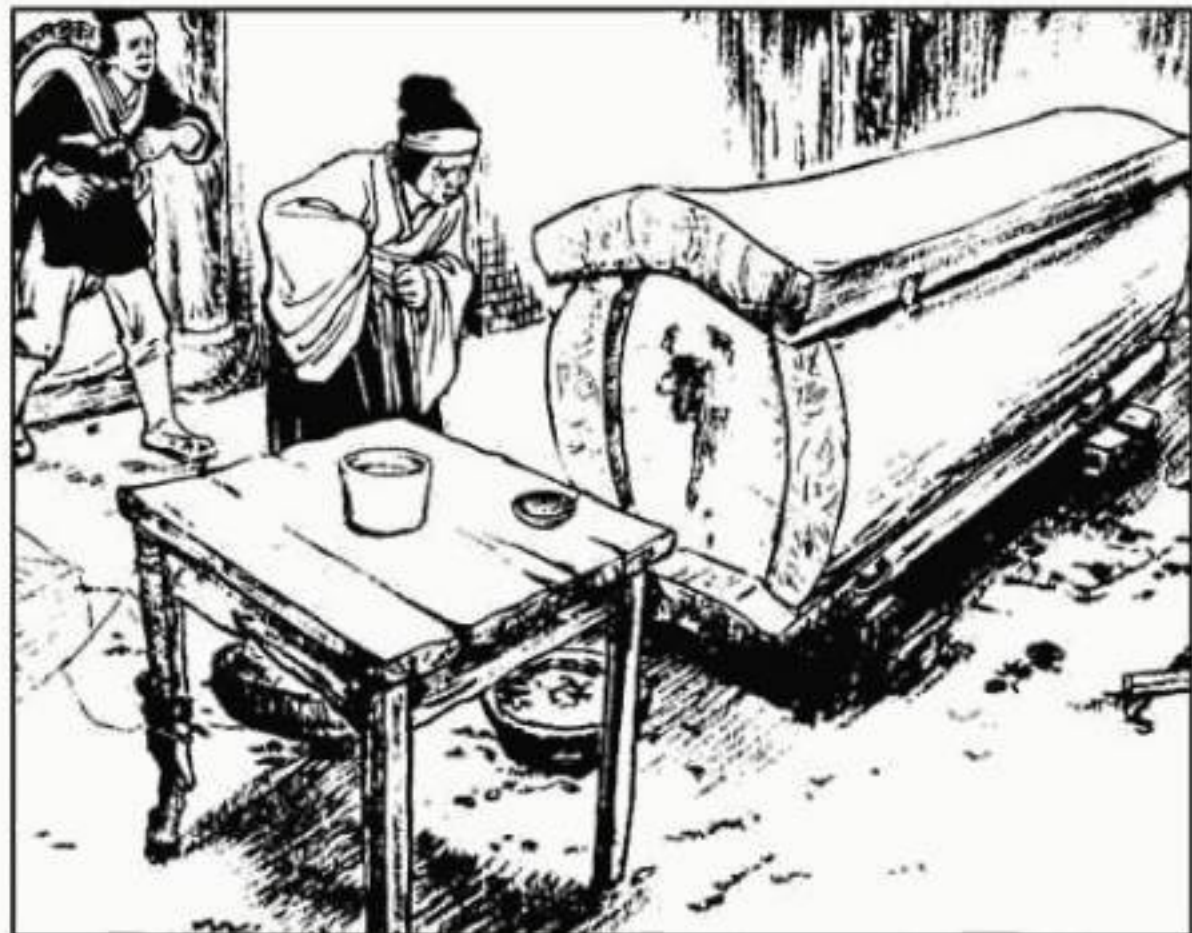


(69) 再说牛布衣原是绍兴人，他的妻子牛奶奶因一年多不接他来  
信，心里很是牵挂，就把两间破房锁了，自己带了侄儿，搭船到芜湖  
来寻他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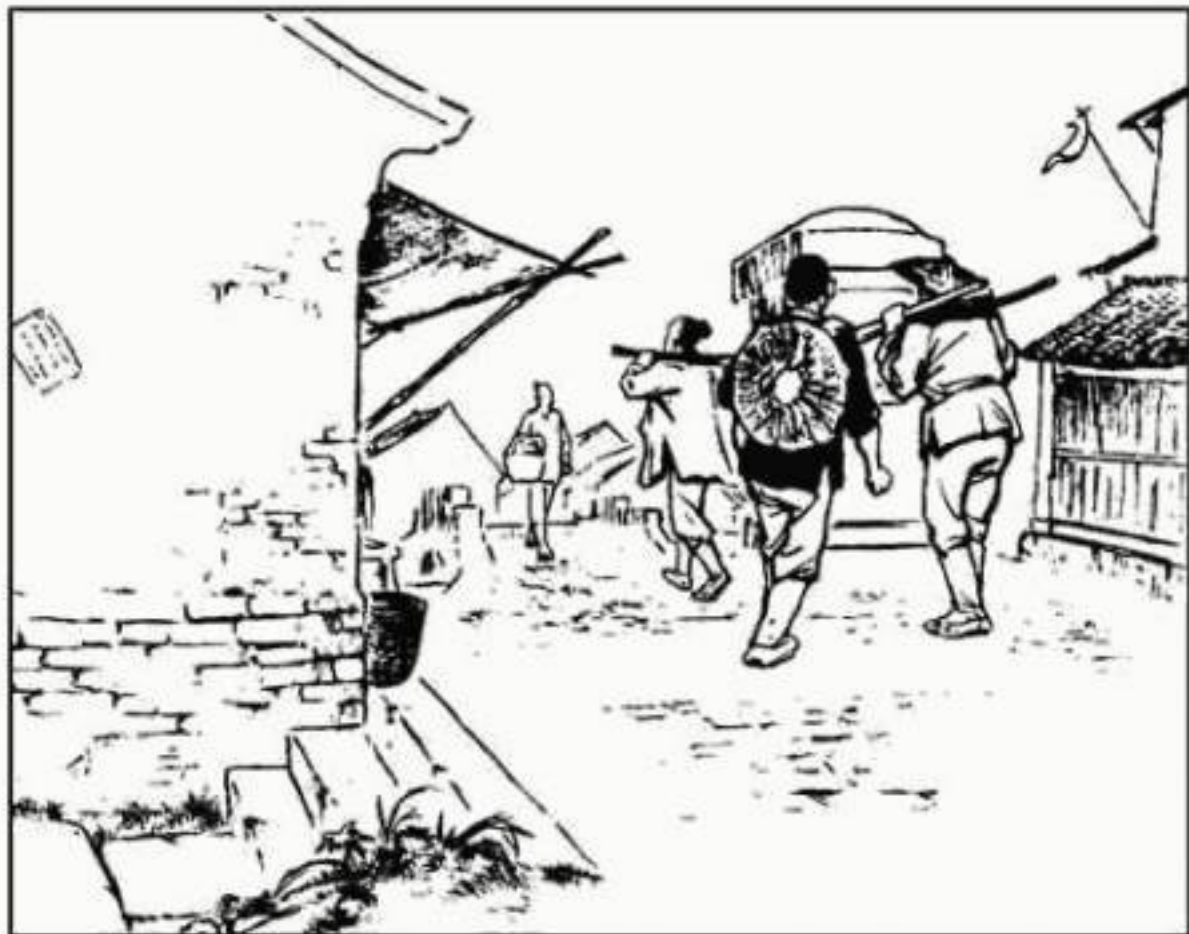
(70) 牛奶奶好不容易找到了甘露庵，推门进去，只见韦驮面前的香炉、蜡台都没有了，大殿上桌子倒得七横八竖，天井里一个又聋又哑的老道在缝衣服，问了半天，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



(71) 牛奶奶见韦驮旁边还有一间房，便走了进去，只见房里停着一具棺木，棺木上贴的字，被风雨剥蚀，已看不清了。牛奶奶一见这情形，深怕牛布衣死了，浑身汗毛根根竖了起来。



(72) 牛奶奶没法，只得走出庵来，逢人便问，人都说不曾听见他死。一直问到吉祥寺郭铁笔店里，才确定他到安东董老爷任上去了。



(73) 牛奶奶得知实信，便带了侄儿到了安东。一打听，人人都说牛布衣住在西街，心里好不欢喜，便叫了一顶轿子往西街抬去。



(74) 轿子在一家人家门前停下了，牛奶奶下轿一看，见上面挂了一个“牛布衣代做诗文”的招牌，料定不会错了，就走了进去。



(75) 牛浦正好不在家，里面的黄氏娘子见一个四五十岁的妇人走进来，口称是牛布的妻子，特地从绍兴找到这里，要牛布衣出来和她相见，不由得又气又吓。



(76) 牛奶奶一见黄氏也吓了一跳，还以为她是牛布衣新讨的小老婆，就和她大吵起来。



(77) 这时牛浦正从县衙门里出来，走不多久，只见一个邻居慌慌张张跑来，说他的前妻找来了，在家里吵哩！牛浦一听，以为卜家的妻子来了，顿时像一盆冷水浇在头上，连腿也吓软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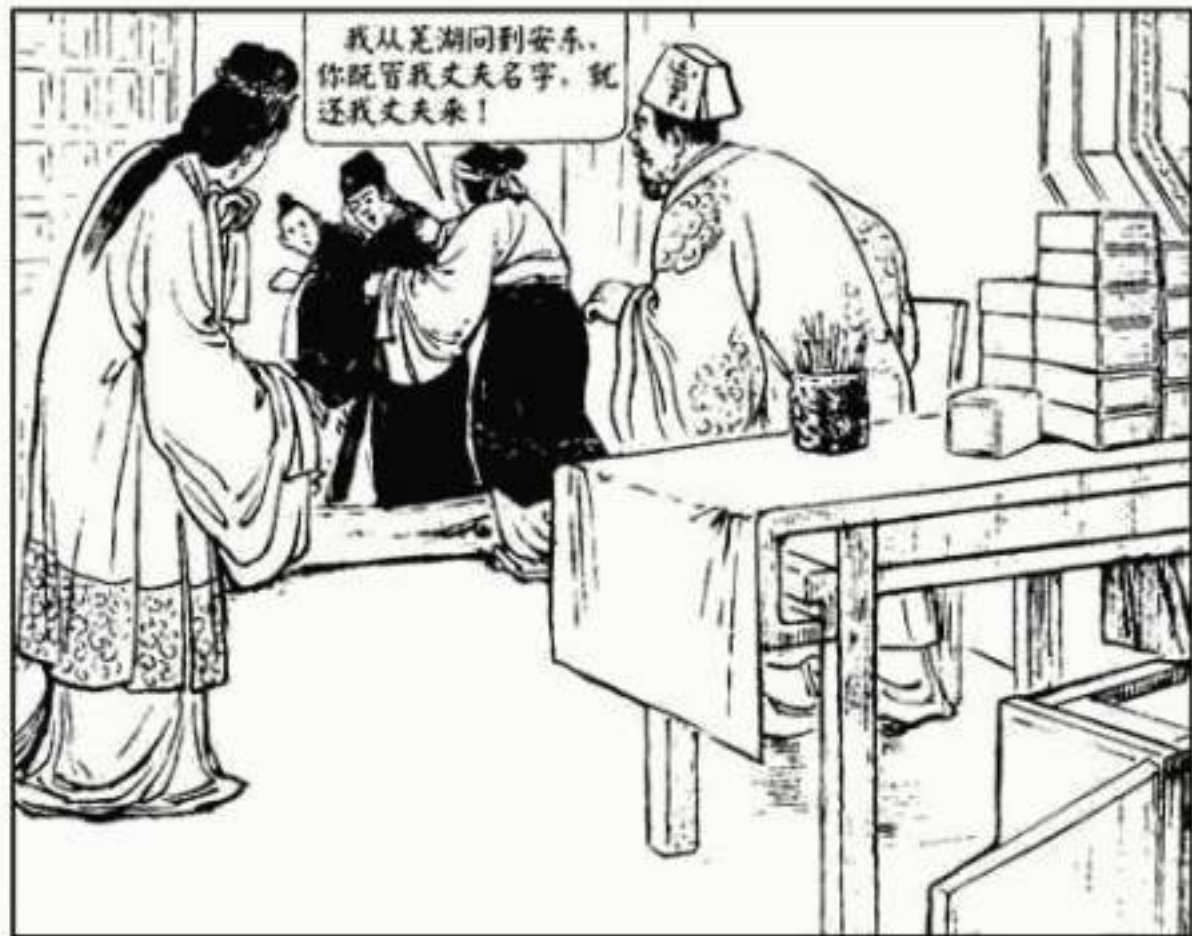
(78) 牛浦没奈何，只得硬着头皮走回家来。到了门口，听里面吵闹的不是卜家妻子的声音，而是个浙江人的陌生口音，便大胆闯进门去。



(79) 进了门，和那妇人对了面，彼此都不认得。牛奶奶见进来的人比自己丈夫年轻得多，一时间竟呆住了。



(80) 牛奶奶急了，抓住牛浦要他赔丈夫；牛浦明知安东无人知道他的底细，哪里还怕什么吵闹，就和她相骂起来。



(81) 牛奶奶越发哭喊起来，叫侄儿把牛浦扭着，到县衙里去告状。



(82) 一行人拉拉扯扯来到县衙门，牛奶奶喊了冤。董知县一看告的是牛布衣，心里暗暗奇怪，就传牛奶奶上来问话。

生员不认得这妇人，也不认得他丈夫。她忽然走到生员家要起丈夫来，这岂不是天大的冤枉？



(83) 董知县又问牛浦认不认得这妇人，牛浦满口呼冤，要求董知县替他作主。



(84) 这是无凭无据的一件事，董知县就对牛奶奶说道：“天下同名同姓的很多，他既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到别处去寻访你丈夫罢！”



(85) 牛奶奶一听就哭了起来，一定要董知县替她申冤。缠得董知县急了，就叫差役把牛奶奶解到原籍绍兴去告状。同时对牛浦这人很是怀疑，以后也不再同他往来了。





(86) 这个案子轰动了安东县。大家见知县不和他往来，上门求做诗文的少了，黄客人也对他冷淡了。牛浦无法存身，只得卷起行李，偷偷地逃回芜湖去了。（完）